汪启俊——小义 杨涛——无畏

\*全文1w2 半现实背景

\*时间线从无畏刚进KSSC开始

\*避雷：宿舍419

\*\*\*

汪启俊和杨涛是彼此众多好友中的一个，也是在某一时间段玩得格外好的人。少年人的感情只需要一点火星，就能迸发出灿烂的花火，于是在那一段时间，他们占据对方的大部分生活。

杨涛记得第一次见到汪启俊的日子是六月一号，那时的他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一脚踏入KSSC俱乐部，下一秒抬头就见到了汪启俊，胳膊肘撑着椅子把手，坐在电竞椅上摇摇晃晃的打排位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可以越，可以越。”相比之下，刚来的杨涛就显得有些局促了，他小心翼翼的环视整个屋子，试图寻找着一个可以打招呼不那么尴尬的人。

回想到这一幕的杨涛现在还有点想笑。当时他首先就排除了汪启俊，因为他冷着个脸，低着头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结果没想到第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也是他。

汪启俊刚好结束这局游戏，他伸了个懒腰，直挺挺地起身拿着杯子准备去接水，忽然又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转过身来，狐疑地看着他：“你是新来的队员？”他点点头，没说话，有些紧张的搓了搓捏着的背包带，问：“教练人呢？他叫我先来这等他。”

“哦，他出去有点事，等会就回来了。”汪启俊也有点局促，他觉得杨涛生的好看，想到这手心都出了层薄汗。“要不，我先带你转转？”他问杨涛。杨涛下意识点点头，跟着汪启俊出门。

汪启俊给他介绍，说这地方就丁点儿大，十分钟就能摸透。到了宿舍，汪启俊推开宿舍门，让他把行李先放进来，收拾收拾。杨涛同意后，他侧过身子让杨涛进屋，指了指上铺的床。“咱们队里人都睡一个屋子，你就睡我上铺吧。”汪启俊伸手，“诶，兄弟，还没自我介绍呢，我叫小义。”

杨涛后知后觉的也伸出手，和他握了握：“你好，我叫无畏。”

\*\*\*

杨涛进入KSSC的第二天就迎来了训练赛，一场Bo3下来，本来拘谨的五个人逐渐放松，年纪相仿，自然共同话题也就多，不多时就熟络起来，三三两两的约着出去吃夜宵。

他没去，刚从训练状态抽离，久违的疲惫感涌上来，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床上睡觉。领队葛庆刚来宿舍喊他也去，被他婉言拒绝了。“实在太困了，K哥你们去吧。”他本还想提醒汪启俊他们收着点别喝酒，明天还得继续打比赛，看领队也去，就放心的睡觉了。

第二天的训练赛KSSC赢得很顺利，教练组和老板开了个会，觉得杨涛试训效果不错，决定签他。事情发展的比杨涛想象中顺利，他生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

“诶，这波阿七真的猛啊。”在复盘第二局的汪启俊说。

“确实，有一说一这把全是我和无畏在C好吧。”陈培皇开玩笑道。

杨涛心情好，挠了挠头，腼腆的笑，嘴上却不饶人：“这是基本操作好吧。”

教练复盘了几处不应该犯的错误，嘱咐他们早点休息，别熬夜。郭扬辉打了个哈欠，收拾下东西就往回走，杨涛也准备跟着一起，却被汪启俊叫住。

“诶阿七，有点问题你过来看一下。”汪启俊叫住他。

他反应过来到汪启俊身边去，低头看他的手机。“你这波娜可没视野直接探草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，辅助还没来呢，对面多个人你就死了，大节奏啊。”汪启俊对他说。

他愣了愣，没想到汪启俊还在看今天复盘录像，定神认真看了一下，回复他：“对，这波我莽了点，确实是不应该。”汪启俊又把进度条拖后几分钟，指出他其他几处问题，他暗自记下，决定等会去峡谷再练一下再睡。认真的汪启俊是与平日不一样的状态，生出一股别样的魅力，杨涛站着在他旁边，盯着他低垂的睫毛，心思不知道飞向了哪里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杨涛也越来越敞开心扉，有什么问题也和汪启俊一起讨论，他们经常窝在一起看录像，或者solo几把热门英雄，找对方的问题。汪启俊帮了他很多，作为队内核心，他承担了应承担的部分，并且做得很好，同时他也帮助杨涛去发现需要改正的问题，带他少走了许多弯路。杨涛有些崇拜的看着他，希望自己也能变的和他一样厉害，大刀阔斧，心直口快，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既定目标的欲望，想要做什么就拼尽全力。

他们享受胜利带来的喜悦，哪个职业选手没有做过金色雨的梦呢？杨涛天真的想，或许他们能一路打进KPL，拿到最后的冠军，或许以后几年，他和汪启俊的名字，就能并排出现在首页的海报上。他没想让自己的小心思被汪启俊发现，若是平时，他大可说出来，但他们是队友，他刚进入这个圈子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去谈情说爱，那些弯弯绕绕的情感只能埋在心底。

那点喜欢就像受雨露滋润的种子悄悄萌蘖，殊不知已被汪启俊看得一清二楚。

\*\*\*

有次休赛期，放一周的假，队友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出去玩，就剩他们两个，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和教练。杨涛躺在沙发上，把腿架在汪启俊腿上双排，突发奇想对汪启俊说：“我想玩个混子辅助，打野好累啊，带我躺带我躺。”

“行啊，你跟着我呗，哥带你飞。”

“唉——什么时候王者荣耀能出个那种全程能跟队友的辅助啊，到时候我当场转辅，直接场上来一手辅助整场骑着你跑。”杨涛看着排队时间到了七分钟，还没找到对局，懒懒散散地问。

“快了吧，王者荣耀策划都听到了吗，阿七都发话了，还不快出？！”汪启俊爽朗的笑，伸手揉揉杨涛杂乱绞卷的头发，又说：“你这头发该剪了吧，剪短了凉快！”

杨涛嫌一个人去太无聊了，理发店那种地方，一待就得待个半天，而且他还有Tony恐惧症，便说：“哎呀，太麻烦啦，你晚上和我一起去吧。”汪启俊无奈又纵容，想了想今晚也没什么事情，也同意了和他一起去。

到了理发店，理发师问杨涛要剪个什么样的发型，杨涛左看右看拿不定主意，趁着洗头的功夫给汪启俊发消息。

7：剪什么发型好啊

7：与世无争.jpg

Xy：？

Xy：我们阿七剪啥不好看

Xy：那么帅

杨涛笑笑，接着发消息。

7：我可没钱发红包

Xy：发自肺腑

Xy：等会去不去菲比啊

7：行

7：就我俩？

Xy：yes 跟我走就成

杨涛把屏幕熄灭，咯咯笑起来。理发师瞧他开心的样子，问：“你女朋友啊？”

“啊？”他反应过来在问他，摆手道：“不是不是。”

“哦，那就是喜欢的人呗。”理发师说。

杨涛没回应，只是笑。

剪头发出来已经快十二点了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夜生活的开始。他们去了约好的酒吧，刚走到酒吧门口，汪启俊拉开门示意杨涛先进，转角就冲出来两个人，嘴里胡言乱语的就朝门口撞过来，后面还跟着个人，看样子是朋友喝醉了，跟在后面怕出事的。

就要撞到杨涛的时候汪启俊伸手拦了一下，对面的人酒意上头，直接一拳冲他面门挥了过来。汪启俊堪堪躲过，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也捏着拳头朝那人挥了过去。动作狠厉，醉酒的人吃痛捂脸，摔倒在地上。

同行的人拉起他，大喊“打人啦——打人啦——都给我过来！”后面又窜出来两个人，都是和这人一个卡座的。

瞧见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汪启俊暗叫不好，拉着杨涛不多纠缠，转身就跑。

杨涛被单方面拉着跑，喘吁吁地跟着，跑到一处转角，才停了下来。路灯不甚明亮，月光落在他们的脸上。

杨涛摆摆手，弯腰大喘气道：“别——应该，应该没跟过来，歇会儿，实在是…实在是跑不动了。”

汪启俊带着点轻浮的笑意看着他，笑话他体力差。

他伸手把汪启俊的手拽过来，抚摸他一颗颗凸起的关节，看得仔细：“疼吗？”

汪启俊摆摆手，说没事儿。杨涛瞥见他手划出一道口子，不知道是刚刚起冲突的时候受的伤还是在奔跑的路上不小心划到的。“不深，但估计也挺疼的，回去贴个创口贴吧。”杨涛吹吹他的伤口，小心翼翼地碰，像对待一块宝贝。

汪启俊盯着他低头时头顶的发旋儿，没说话，眼眸低垂。过了会儿，内心下定某种决心，对杨涛说：“我带你去个别的地方吧，就在这附近。”

他们兜兜转转到了另一处酒吧，杨涛看见店名叫玻璃，愣了一下。

他心里有种预感，汪启俊要做些什么。

等他进了店里，刚刚的猜测又近了一分。

汪启俊带他来了家gay吧。

服务员上了一排小杯酒，女生能一口喝掉的那种。杨涛不怎么喜欢喝酒，相比酒，他更喜欢喝水，所以队里人想外号的时候，汪启俊带头给他起了个别名叫杨涛水。其他队友倒没怎么叫，反倒汪启俊，一天到晚就管他叫杨涛水，杨涛水，导致他现在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汪启俊在叫他，赛后汪启俊写小作文的时候还在叫他杨涛水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

进店后汪启俊除了点单就一直没跟杨涛说过话，他拿起酒就往自己嘴边送，一口气喝了三小杯，然后直盯着杨涛的脸看。

“恩？”杨涛疑惑。

汪启俊又盯了他半天，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，突然问他：“你是吗？”

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换别人得愣半天，杨涛却听懂了。

他在问，你是gay吗？

酒吧里的音乐震得他脑袋疼，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问的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脑子里像有根弦“啪——”的断了。

冲动压倒理智，杨涛一把揽过他，没来由的升起一股勇气，抵着汪启俊的脖子，亲了上去，直接用行动回答了他。

我操，比我还直接？

嘴唇上温热的触感让汪启俊有一瞬的恍惚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便捏着杨涛的下巴回应，局势颠倒过来。不同于刚刚杨涛温柔的亲吻，这个吻粗鲁又色/情，仿佛刻上了汪启俊的名字，恣意张狂。

他狠狠咂吮杨涛的舌根，又去亲他的喉结，手掌摩挲杨涛的后背，摸过一节又一节脊椎。等到这个吻结束，杨涛窝在他的肩膀里，一双眼睛似能掐出水来，嘴唇红润，小声喘着气：“真…刺激啊。”

“还能更刺激，”汪启俊手放在杨涛脖子上，一下一下地捏着，眼睛半眯，“想试试吗？”

“就当做个梦，好不好？”吐出一口酒气，汪启俊声音有些哑，像烈酒，烧的杨涛耳朵都红了。

“行，”杨涛深吸了一口气，回道。

\*\*\*

今晚天阴沉着，燠热异常，他们飞快回到宿舍，汪启俊嫌热，一把薅起衣服，四下找着遥控器。

杨涛踩着楼梯在上铺找了半天，终于在自己枕头底下找到了。他刚下来，拿着遥控器把空调打开，就被汪启俊往床上推。

汪启俊另一只手把人搂进怀里，揉他的脸，“又瘦了。“他心想。杨涛被汪启俊直勾勾地盯着，眼睛乱瞟：“你身上怎么这么多汗啊。”

“没办法，太燥了。”他弯下身，用手撑着床沿，左腿撑开杨涛乖乖摆放的双腿，横在他两腿中间，和他接吻，问他“你第一次吗？”

杨涛眼里升起水汽，被强硬撑开的双腿止不住的发抖，柔声说：“是呀，你不是吗？”他有些期待的等汪启俊的回复，又有些不敢。他看汪启俊熟练的样子，想他平时应该是玩得很开的那种，无名涌上来的失落占据他的心头，他突然有些后悔自己问出这个问题，不想听到答案了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汪启俊压抑着，笑得狂野又性感。他弹了下杨涛的脑门儿，缓缓挤出字眼，“我也是。”

杨涛还没从这片刻惊喜中抽身，就被带动着把手移到汪启俊的腰间。汪启俊说：“帮我解开，阿七。”

他默默鼓起勇气，伸手解开对面人裤子上的扣子。

汪启俊的裤子刚被褪至边缘处，就被他自己大力的扯下，他嫌杨涛解得太慢，决定自己动手。

空调刚刚被启动，冷气还没有下沉。他们挨得如此近，汪启俊的阴茎就这样直挺挺的对着他的脸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直观的看别人的性器，杨涛感到一阵蒸蒸的热气升腾在他的脸上，他不自知的舔了舔舌头。汪启俊低头看见这一幕，正好对上杨涛饱含水汽的眼睛。四目交汇的那一刻，他无法再压抑自己，少年人的欲望就像一把烈火点了他，他要将杨涛也带进这团火，烧个粉碎。

用手撸了一会，杨涛缓缓张开嘴，唇舌吞下他的性器。汪启俊爽得每一寸皮肤都紧绷起来，他想起赛场上荡然肆志的杨涛，操纵手中的英雄穿过峡谷每一片草地，游荡中收割对手。又看见正在舔舐自己的杨涛，只觉有一阵割裂的爽感直冲到嗓子眼儿。

他的手顶着杨涛的头去吞咽自己的性器，在他的腰间抽插。口水来不及咽下，顺着杨涛的嘴流下来，被汪启俊轻轻抹去，他寸目不离身下的人，似要用眼神剥开他所有衣服，直直望进最深处。汪启俊突然想起什么，动作顿了一下，说：我靠，我忘记买套了。”

他们做到一半，彼此欲望毫不掩饰。

“…没事，”杨涛望着他，说：“直接来吧。”

汪启俊没再忍耐，他用力掰过杨涛身子，粗暴的从背后撸杨涛的阳具。

“嗯……”快感一层层上涨，杨涛想要说话，却凝结成一声急促的喘息，他捂住自己的嘴，望了眼紧闭的宿舍门，怕自己的声音漏到外边。汪启俊注意到他的小动作，一把抓起他，推他到门口，压在他的身上。

“我在这里干你好不好，阿七。”汪启俊把人抵在门上，手伸进杨涛的后穴肆意翻弄。杨涛的脸触碰到冰凉的房门，刺激的他一阵紧缩，看他的反应，汪启俊一边肆意蹂躏，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摸他挺起的阴茎，摸那一道道筋脉。

指腹经过敏感的肠壁来回摩挲，杨涛被弄的止不住颤抖。润滑液被汪启俊挤在他的股缝，又摸在他白腻光滑的背上，最后用指头顶进杨涛的穴。等他身体放松些，汪启俊才抽出手指，握着阴茎整根埋进他的身体。

杨涛身体很敏感，嫩白的皮肤升起粉红，汪启俊把这个杰作归功于自己。

他簌簌的发抖，却只能引起身后的人更加粗暴地抽动。承受不住这样猛烈的撞击，杨涛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。昨天五个人写的“昆山梦想”就贴在宿舍门上，他斜眼就能看到。汪启俊那行字就在他眼前，上面写着“我要做到最好，不留遗憾。”

“阿七能做到最好吗，”汪启俊问，“真棒，我们阿七全都吞下去了。”

杨涛被一下又一下的撞击，只觉得腿抖得厉害，控制不住的跪下来。汪启俊却不知疲倦，埋在他的穴腔里操。他怕会有人突然来，只得轻哼，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，哼哼唧唧的叫。汪启俊被他叫的兴奋，更加凶狠的插入，体内的性器不知略过哪一处，刺激的杨涛头皮发麻。

“啊——”他带着哭腔，“你顶到我了。”

“你他妈是不是成心勾我呢。”汪启俊被他说的眼睛都红了，穴肉紧紧的裹在他的性器上，他握着杨涛的腰稍微用力，一次次挺胯深入，撞的门都发出摇晃的声音。喘息缠绕在他的耳边，时间被拉的无限长。

“放松点，阿七。”汪启俊嗓音醇厚，哑得不成样子，揉搓他的臀肉，“你好紧。”

杨涛脸皮薄，被他的浑话说的脸红，生出想逃离的想法，可最敏感的地方被身后的人掌控，汪启俊的手还掐着他的腰，他能逃到哪里去呢？爽意蔓延至四肢百骸，他要溺死在这里了。

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刺激下，他们双双缴械。杨涛没有力气，侧躺在床上，精液顺着微微收缩的肛口冒出来，流到床单上。

“脏了…你记得洗。”他张着失神的双眼，带着高潮后的媚气，冲汪启俊说。

\*\*\*

那段时间是杨涛最快乐的时候，他和汪启俊的关系变得更近，他们的队伍也在次级联赛大放异彩，赢得多，输的少，排名位居前列，整个队伍士气大涨。他们拿下NESO全国总冠军，夺得第十二届G联赛总冠军，他们离最终目标越来越近了。

葛庆刚带他们出去吃饭，喝多了，汪启俊醉酒说要一路赢下去，前往最高的舞台。

陈培皇笑他：“Bking来了，哪能赢下每一场，简直当别的队伍都是傻b！”

教练也笑了，说“小义这是喝多了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又开始吹牛逼了。”杨涛坐在汪启俊旁边，双眼含笑没说话。在他心里汪启俊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像他上学时期班上的体育生，张扬有活力，目标明确，他一定会做到的。

杨涛觉得现在的关系这么好，以后一定是更好，哪有越来越糟的道理？他挠破头也想不出。那时他没有意识到，一首歌能代入无数人的生活，他们遥想的未来并未如期而至。缠绵的那一夜，才是他们距离最近的时候。

胜利的感觉真好啊，哪怕他们面前只有寥寥无几的观众，赛前领喊声都得靠工作人员，但只要赢下来，所有付出就都值得了。和汪启俊赢下来，这种快乐就是双倍的，哪怕和汪启俊的那一夜只是一场梦，他也尽情在啜其中的蜜，一场场胜利就像梦的副赠品，砸的他整个人浸在了蜜里。

\*\*\*

可惜好景并不长，新赛季来了，他们没能及时追上版本更迭的速度，接连几场比赛都失利，哪怕赢也赢得艰难，失去了从前掌握全场节奏的决断力，队伍的矛盾也在这时候初见端倪。

电子竞技的赛场上，只有赢才是选手的底气。这个圈子的人和事在你的梦想前显得那么残酷又现实，只要你赢了，你就有绝对的话语权。从前赢得多，哪怕意见不合也都是些小问题，和解的很快，可只要输的多了，就会变得不敢打，队伍的气氛和沟通出现问题，一群年轻气盛的小孩子聚在一起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。

今天的训练赛结束，他们0-3败于Hope。

“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说如果让我尝试别的英雄，我们能打出不一样的效果，现在就是在原地踏步。”阳台只有杨涛和汪启俊在，他对正在抽烟的汪启俊说道。

汪启俊听他说完，缓缓吐出烟圈，胸膛起伏，隐忍着情绪说：“阿七，不是不让你玩新英雄，你要想想整个团队，要去配合一个新阵容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的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，对面也不是傻子，会针对我们的新阵容变化BP的。”

“我知道啊，我们练啊！每天不都要训练吗？”杨涛冲他说，语气强硬。

“你是不是以为赢很简单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想想离KPL预选赛开赛还剩几天，去练一个新阵容，为什么不把现在的做得更好？”汪启俊回道，“我觉得这样效果才最好。”

“我觉得玩现在的英雄跟原地等死没什么区别，没意思。”

汪启俊听到这话也急了，他直言：“原地等死？这不是你操作的问题吗？你以为你们打的都没有问题？坑了我几把自己想想吧，好几次说了注意下路河道视野，你们听了吗？输比赛有很多原因，不仅仅是阵容！我们的操作，我们的配合，都有问题！”

杨涛愣住了，半晌没说话，继而转过身拉开门进房间，门被摔得发出“嘭——”的一声巨响。

领队和教练闻声赶来，“和无畏吵架了？”葛庆刚问。汪启俊点点头，去瞧天上的月亮，没说话。

“该说的话刚刚复盘我都说的很清楚了，再这里就不赘述了，小义，你是队长，队里你算是比较成熟的了，麻烦你，私下多去开导开导他们吧。唉——尤其是无畏，他前面打得顺风顺水，现在输难免有些刺激到他，他小孩子脾气，你也是知道的。”教练十六对他说。

“……讲了也没用，压根不听。”汪启俊闷闷地回道。

“……输多了会不敢赢的，汪启俊。”

教练看他兴致不高的样子，没再多说，只对他说了句：“别真的走到那一步。老是站在山脚，都会忘了天上的星星长什么样。”葛庆刚拍了拍汪启俊的肩膀，语重心长：“都是小孩子，我们劝完你了，你去劝劝无畏吧，他脾气倔，什么话都憋在心里，你去跟他好好说说。”

汪启俊的怒气来的快去的也快，在杨涛摔门走的那一刻已经消了大半，嘴上说着“他压根不听”，心里却只想赶紧找到那人好好认个错，服个软。

他下定决心，要拼尽全力，要和杨涛一起，把那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看。

推开宿舍门，就看见缩在被子里的杨涛，汪启俊走过去拿开他的手机，“别看了，关灯玩手机伤眼睛。”

“你自己不也天天这么干？”杨涛把手机夺回来。

“我是我你是你，你金贵些行不行，快起来。”他掀开杨涛的被子，站在床边，带着讨好意味：“刚刚我态度冲了点，我向你道歉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……”汪启俊哑然，“没了？”

“没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睡觉吧。”杨涛没什么表情。

“真没事儿了？”汪启俊观察他的神情，仿佛在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话，“我就说我们阿七不是那种记仇的人嘛。”形势吃紧，他累了一天，如今倦意上头，头也晕的厉害，看杨涛没事便也准备赶紧睡觉。

“没事，睡觉吧，明天还得训练呢。”杨涛打了个哈欠。

“好。”汪启俊伸手给他掖了掖被角，“那我也睡了，晚安阿七。”

楼下传来平稳的呼吸声，汪启俊睡着了，杨涛望着天花板久久出神。恩底弥翁追寻他的月亮，在梦中逃避，而他却只能从梦中醒来，告诉自己现实只是水中月。

他睡不着，只觉得发呆的时间都无比漫长，不知道几点，杨涛才堪堪进入梦乡。终于，在他睡着后，他摸到了水中的月亮。

版本变动选手变化，他们五个人又能走到哪一步呢，最糟糕的已经想到了，不过是打完就散。

拿到那张门票吧，圆满的结束吧。

\*\*\*

留给KSSC的时间太少了，留给汪启俊和杨涛的时间太少了。两天的时间，他们亟需决定最终阵容，急迫的时间像催命符，追的他们喘不过气，队内的矛盾在这时彻底爆发。“就按照现在的这么打行吧，等打进KPL了你想练我绝对没意见。”和几天前一样，汪启俊的态度并没有动摇。

杨涛低头玩手机，心里的烦恼扭成一团，如同解不开的缠结，他固执地想逃离。压力需要爆发，他急迫地寻找一个发泄口，遂将其化为尖利的刺：“你不给我拿我就玩不好，等进了KPL你以为我们还在一个队伍？”

话说出口杨涛就后悔了。心气高脸皮薄的耍着小孩子脾气，说出去的话怎么好意思收回？他并没有解释。汪启俊皱了眉头想说话，话到嘴边，他看了看周围人，又憋了回去。

矛盾说出来不得到解决并没有用，这场会议最后以教练的圆场结束。

散会后汪启俊喊着大家吃饭，他赌气没去，转头去卫生间洗了把脸。冰凉刺骨的水拍打在脸上，他迫使自己清醒过来。衣袖简单擦了脸，他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憔悴，疲惫，汪启俊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
“……打完我们好好聊聊吧，”汪启俊对他说，“……我觉得，我们之间出了点问题。”

“好。”杨涛木然地点点头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睛。

“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”汪启俊执意拉过他，“去补会觉吧，还得打呢。”

杨涛往后退了一步，别开他的手：“知道了。”

汪启俊看他动作便没再碰他，站在原地，说：“今天的话别再说了，伤感情，真的。”

感情？有什么感情呢？他内心自嘲。

你为什么要发现呢？根本就不应该开始啊。

回到宿舍紧接着就要收拾行李，汪启俊收好刚刚的情绪，提着精神一路上和队友谈笑风生。杨涛走在队伍的末尾，望着汪启俊的背影，听他说“好聚好散呀，各位。”看着他经过卷起的阵阵微风，伸手抓了一把，什么都没有，风是握不住的。

简单收拾了行李，杨涛走出宿舍，随便找个椅子坐下来打排位。他现在只想打比赛，训练，只有在比赛的时候，他才能全神贯注，不去想其他事情。

航班第二天降落至成都，他们到量子光拍最后的定妆照。队员按顺序来一个个进棚里拍，其他的队员躲在门口看，“人模狗样的呀杨涛。”郭扬辉笑嘻嘻的跟他开玩笑。“哪有你帅啊。”杨涛笑着回应，往门口看去。汪启俊也在看他，他靠在门框上手插着兜，眼睛一眨不眨，似要记住这每一分每一秒。

“诶阿七，马上小义十九岁生日了，你准备送什么啊？”陈培皇趁他拍完，偷偷溜到他身边，“要不咱们兄弟几个一起凑点儿？”

“啊？都要比赛了还过生日啊。”他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其实早早就准备好了礼物。

陈培皇瞧见汪启俊在拍定妆照，才放心拉着杨涛出了门讨论，道：“过啊，就简单在酒店里过一下，买个蛋糕吹个蜡烛什么的，你到底拼不拼啊？”

杨涛甩甩手，急着去看汪启俊拍照，敷衍地说：“拼拼拼，要买什么你直接拉个群吧，我把钱转你。”

“这俩人也太奇怪了吧…操，前几天不是还在吵架吗？”他看见杨涛躲在门边，偷偷摸摸地往里瞅，推推郭扬辉，表示不理解。

郭扬辉瞥了他一眼，冷笑：“你不懂，你还是个孩子。”

“操！你懂，全世界就你最懂了，你就是大懂哥。”陈培皇翻了个白眼，“你钱还没转呢吧，快点儿！我建个群，速度转账。”

话题转的快，陈培皇很快就忘了刚刚的事，忙着凑钱给汪启俊买礼物。郭扬辉看见杨涛站在那儿，笑盈盈的，眼睛弯成一道月牙，不知道在乐个什么劲。

晚上生日会，葛庆刚先是录像，说了几句开场白，就赶紧张罗着合照吹蜡烛。几个人挤在一个角落，汪启俊找杨涛的位置，看见他待在最外边，觉得杨涛还在闹小孩脾气，心里没来由的失落。他没看见，全场关灯吹蜡烛的时候，杨涛的掌声也融进全场拍手声中，在默默地许愿。

祝你得偿所愿，我的偶像。杨涛望着双手合十的汪启俊，心中默念。

\*\*\*

那晚过生日是这两天最开心的时候了，他们短暂的忘记了比赛的压力，接下来他们就要对战Hope。晚上队员把手机都上交，杨涛突然想起礼物还没给他，没有手机交流，面对面和汪启俊讲话让他觉得有些尴尬，他决定比赛完再亲手递给他。

尽管成功晋级，但汪启俊心里仍有不安。“搞不好我们打VSR，搞不好我们又打Hope。”汪启俊玩着手指，对葛庆刚笑道。

四号积分赛，他们再次0：2负于HOPE，对于没有战胜过的对手，他有点紧张，所以在和郭扬辉他们闲聊决赛对手时，他会开玩笑说“我想打VSR。”玩笑归玩笑，汪启俊并不害怕，没赢过又怎样，那就把输赢定在最后一场。有多少战队败在最后一场，他偏要叫日月换“新天”，开辟一条属于KSSC的道路。

\*\*\*

2019年12月10日19：00，决赛，KSSC VS HOPE

上场前双方队员在赛场两边准备，葛庆刚用力拍拍每个人的肩打气：“大展宏图，就在今日！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状态！最后一把了，懂吗！”

“懂！”他们齐声喊道。

随着决赛音乐响起，他们踏入比赛场地。

四局比赛下来，他们3：1手握赛点，只差一局。

渐渐的，一局，两局，三局，比分被对面追平。

若非亲自体验，不会懂他们的压力有多大。这个场上只会看见胜者，外人只觉得你应该像一台永动机，永不松懈，永远骄傲，永远不失败。仿佛你失败了，下一秒他就会丢脸一般，在网络上颜面尽失，然后他们会将满腔怒气发泄到你身上，说你只是个从前都运气好的废物，而这次，运气之神终于不再眷顾你了。

KSSC五个人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双手却控制不住地发抖，安慰队友地同时连说话都带着颤音，明明自己也紧张得要死。

不敢想，失败太痛了。

“……我们会赢的，对吧？”郭扬辉咬着牙齿，闭着眼睛对着全体麦说。

没人说话。

好半晌，才突然传来一句，“会的。”是汪启俊说的。

汪启俊也很累，六局比赛打下来，临门一脚却被追平，体力与精神遭受双重挑战，他早已经超负荷了。但他是队长，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稳定队友。

“加油。”他对旁边四个人说。

剩下的队员异口同声：“加油！”

第七局开始，Hope选择大乔公孙离体系。

15：08，无畏公孙离死亡

15：26，小义的澜只身闯入五个人中做最后一搏，队友随后赶来。

守下来吧！就差最后一步了，杨涛无法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吼道。

求求你们了，还有机会啊。

15：46，澜死亡，游戏宣告结束。

他们埋在金色的雨中，听见了梦碎的声音。KSSC像一只翱翔的雄鹰，折翼于此。

汪启俊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下台的，他看见李旺哭到虚脱，被葛庆刚抱回来，内心生出一股悲怆感。别人安慰李旺：“没事。”汪启俊也想说，但他说不出口。怎么会没事呢，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付诸一炬，今天的经历会化作冬天的隐痛，总在你失意的时候出来挠你，抓你，你若是以后一路高歌猛进那还好，这些经历只会成为你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在你采访时被你笑着说出来，要是以后再也到不了这样的舞台呢？要是今天就是你整个职业生涯的顶点了呢？电竞路上的人太多了，没人能保证自己是前者。你会受到的影响也太多了，状态、运气、团队配合、版本…有多少人就这样湮没在这里？

晚上KSSC开了紧急的会议，做提交最后名单的准备。杨涛在房间里，被压抑的气氛闷得喘不过气来，推开门走到走廊。

汪启俊在门口抽烟，杨涛数不清这是他今晚第几根了。

“少抽点吧。”他走到汪启俊身边，又问：“……你要走吗？”

“应该吧，”汪启俊几口把烟抽完，又叼了根在嘴里，没点火，“原来以为能赢的。”

“那我们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场了？”杨涛刚刚哭过，双眼肿痛。现在听他这么说，难受极了，眼泪又涌出来，接连不断地往下落。

“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的，”汪启俊终于看向他，“本想和你一起，我们五个一起打进KPL的，我还是太弱了点。”他苦涩的牵起嘴角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“有意向的战队了吗？”他接着问杨涛。

杨涛哭的说不出话，只能点头，汪启俊叹息一声，不忍道：“未来在更高的舞台见吧，好吗？”

“别依赖我，阿七。”汪启俊欲言又止，有些话，他觉得不说就再也没机会了。“你总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。”

他还是没有说。

杨涛一夜未睡，他们即将飞往海南，打TGA，还会对战HOPE。输赢还有意义吗？他问自己。

这是无眠的一晚，他起身打开窗户，看着外面，濛白的月亮挂在天上，曾经的一幕幕在他脑海里浮现。

有意义的，他捏紧拳头。

这一年的经历就像一幅画卷，画卷上排列着整整齐齐的，每一场比赛的结果，有输有赢。他要为这一年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让这幅画卷再漂亮一点，哪怕是一点。因为这是属于他和汪启俊的，独一无二的记忆。

\*\*\*

那年TGA的冠军属于KSSC，赛后他们分道扬镳。

汪启俊去了DYG俱乐部，他打听到杨涛去了GOG打KPLGT联赛，其他队员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不像悬崖巨石崩塌入海，轰轰烈烈，分开是无声且简单的。只要两个人都不踏出那一步，就能陌生的很快，经过这段时间的变化，他们都迎来了新的队友，彼此从一个身位的距离被拉成两个俱乐部的距离，不在一个队伍，交流也自然没有同队队友多。

睡不着的时候汪启俊总喜欢刷以前比赛的视频，刷杨涛的朋友圈，哪怕他只更新了那么几条。

他是在分开后很久才看到昆山sc的纪录片的，看自己的过去有种记忆被拉回的感觉。听见创始人曹银飞在镜头前分析他们两个人的性格，汪启俊才意识到，原来那一晚杨涛并没有真的不生气，原来自己并不了解他。可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他们都回不去了。他像一株被连根拔起，茎还埋在泥里的植物一样，痛感不断地提醒他，你要和从前一样，接受现实了，陈培皇微博下说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”的人，怎么还在伤感过去呢。

他又刷到杨涛的视频。他现在接受采访已经没有像从前那样紧张了，一个人可以自如回答所有问题，这可能就是成长吧。汪启俊感到欣慰。

采访里杨涛被问“如果能重来，你会去做什么？”时回答道：“想回到kssc，打好那场预选赛。”其实汪启俊也是这样想的，他不仅这样想，还想再回到那个晚上。如果当初再勇敢一点，那这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？他问自己，他不断地问自己。

可命运与偶然性并无差别，差一步，差一万步，都是错过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能有一段令人称羡的回忆已经很难得了，汪启俊自我安慰。别再奢求更多了，那一瞬间的爱是真的，感动是真的，情谊是真的。但爱有荣衰，完美总在童话里。扎眼的阳光劈射下来，跳跃在他的指间，脸颊，汪启俊决定放手。

君似孤云何处归，我似离群雁，早与云霄告别。

彼此路中客，场外人却以为是永恒。